

我的故乡西曲城村,是一个承载着悠久历史文明的村庄。

“曲城”之名,起源于西汉初年设置的“曲成侯国”(后为曲成县),这一建制一直延续到了唐朝初年。自曲城县撤废后,周边居民逐渐迁居至原“曲成”城郭遗址,由此形成曲城村,村落文脉也一直延续至今。

这片浸润着历史底蕴的土地,世代代孕育着聪慧、勤劳、正直且尚礼的村民。

入党:从忧国青年到革命先锋

据1991年版《招远县志》记载,1938年8月中共招远县委在九曲村成立,核心任务是发展组织、建立武装、筹建革命根据地。西曲城村的第一名中共党员杨彩荣,便是在此背景下走上革命道路的。

1938年初冬,杨彩荣携妻子侯守月及女儿芝香到岳母家为岳父贺寿。宴席上,众人因日军侵华忧心忡忡,杨彩荣也提及了邻居外甥、教师王纯所述の時局:“日军占领东三省、进犯关内,国民党军队却节节撤退。”此时,岳母的外甥、共产党员白思荣(山后冯家村小学教师)压低声音说:“朱(德)毛(泽东)领导的共产党正组织抗日,咱招远也有了县委,要发展党员、建立抗日武装!”

这番话让杨彩荣看到了希望。此后,他与白思荣频繁密谈时局与抗战,逐渐坚定了革命信念。1939年2月1日,经白思荣介绍,杨彩荣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成为西曲城村的首位共产党员。

建立组织:播撒革命火种

入党后,白思荣作为杨彩荣的单线领导,指导他在农村秘密开展工作。杨彩荣始终将发展党的组织放在首位,在宣传革命思想、团结群众的基础上,筛选忠实可靠的发展对象。

1940年3月,他秘密发展贫苦农民刘全德(会治病、为人忠厚)、曹章(农闲时贩卖陶器、踏实可靠)为共产党员,成立了西曲城村首个党小组,杨彩荣任组长;

1941年至1945年,他陆续发展徐永辉(女,红军干部家属)、季云芳(女,曹章之妻)、冯立荣(女)、郭洪英(女)、张玉学(长工)等人为共产党员;

党员们也主动“扩编”。1944年,刘全德发展杨有臣为共产党员,曹章发展五弟曹玺为共产党员,党组织在村里逐步壮大。

地下工作:潜伏敌后的“伪乡长”

日军侵华战略调整后,对招远根据地展开大扫荡,还建立了区、乡、村等伪政权。中共招远组织顺势安排地下人员潜伏,杨彩荣便是其中关键一员——经招山区第一任区长李萍安排,他以“曲城乡伪乡长”的身份,潜伏在朱桥镇日伪据点辖区。

为方便传递情报,杨彩荣搭建了严密的情报网,组成一条红色情报线:朱桥镇伪区长李日乾(共产党员,杨彩荣族亲连襟)将日伪的动向情报告知杨彩荣;杨彩荣假意修鞋,将情报转交给化装为修鞋匠、往返于朱桥与曲城的族侄杨之君;杨之君通过族叔杨彩藻的外甥曲绍昌(同乡盛家村人),将情报送给山区党组织。

1939年春,日军计划轰炸共产党组织临时驻地西曲城村“曹家大院”。杨彩荣通过情报网及时传递消息,使机关人员提前转移,仅院内房屋受损。此外,他还安排刘全德任西曲城村伪村长。每当日军进村时,村长刘全德便“摆桌备水”应对,减少了村民受欺压的次数。

凝聚力量:建武装、送人才

杨彩荣一边发展党员,一边落实“建立农村武装”的指示。

他动员族侄杨之君组建“锄奸团”,组织进步青年打击亲日分子、骚扰日军据点、破坏敌人工事与交通,让日伪军日夜不安。

1943年8月,在中共招北县委的指导下,他成立了西曲城村首个共产党领导的行政与群众组织。村长刘全德、副村长曹玺、会计杨金钟、农救会长曹章、妇救会长冯立荣、青救会长曹文成、职工会长张普仁、民兵队长刘全喜为解放事业筑牢了基础。

同时,他积极为部队输送人才。1940年,他动员刘全本参军(西曲城村首位八路军战士),后刘全本在“六六灵山战斗”中牺牲,年仅16岁。同年,他安排杨之君加入第六区中队。1941年,杨之君升任招北县大队指导员,同年牺牲。1940至1944年,他先后动员杨安彩(14岁)、杨金盛等人参与区、县工作。1946年,他送16岁大女儿杨芝香加入招北县大队(解放后杨芝香任招远县民政、妇联干部)。1947年,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胶东地区时,他带头加入华东野战军,在平度三合山战役中负伤仍坚持战斗。孟良崮战役结束后,他转业到了羊角沟公安部门工作。

蒙冤与昭雪:高风亮节映初心

因地下工作保密需求,杨彩荣的“伪乡长”身份无法公开,亲友街坊多误解他“投靠日军”。1941年杨之君牺牲时,甚至有人怀疑他是“出卖”的。在重重误解下,他始终牢记周恩来总理对地下工作者的指示——“有苦不说,有气不叫;顾全大局,任劳任怨”,默默承受误解。

解放后,因“伪乡长”身份,杨彩荣从公安系统转业到潍坊地方工作,并重新申请入党。“文革”期间,他再因“叛徒”嫌疑被审查,直至上级查明“杨之君牺牲是同事泄密所致”,才还他清白。

多年后,杨彩荣对儿子提及一段往事:1945年日军投降后,他在劝降朱桥的伪军时被误当成战俘押往栖霞。行至招远南部时,一位知情的押送领导当众“训话”后放他回家。这成了他心中永远的温暖记忆。

1981年,杨彩荣走完了一生。当时的蚕庄镇党委书记在追悼会上为他送别并致悼词。

高风亮节干革命,任劳任怨顾大局;舍身不求功名利,舍辛茹苦为人民。杨彩荣一生的传奇岁月,恰如诗句所赞。他以平凡之躯,在敌后战场上书写了共产党员的忠诚与担当,也为西曲城村的革命历史,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在他的言传身教下,他的6个儿女杨芝香、杨芝成、杨芝英、杨芝刚、杨芝言、杨芝欣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并在岗位上勤恳工作。



轅固以“汤武革命”之辩显儒术风骨,以《齐诗》传授立经学根基,其行迹载于《史记》《汉书》,是西汉儒学转型期的关键人物。厘清其籍贯,不仅是解决个体历史公案的问题,更是还原齐鲁早期儒学地理分布的重要一环。而栖霞,正是这一历史定位的核心指向。

生平轨迹与齐地渊源 轅固的学术实践与故里伏笔

轅固(约公元前234年—公元前104年),又称“轅固生”(“生”为尊称)。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《汉书·儒林传》称轅固“齐人也”,其实为西汉脰县(今栖霞)人。其一生与西汉儒学从“黄老附庸”到“独尊儒术”的转型深度绑定。汉初黄老思想主导朝堂,至景帝时,儒家始获话语权,武帝时确立正统地位,轅固的治学与入仕经历,恰是这一过程的缩影。

(一)学术奠基:齐诗学派的地域根系

轅固专攻《诗经》,景帝时授博士,创立“齐诗学”,与鲁诗、韩诗并称西汉“三家诗”。其学说深植齐地文化基因:一方面提出“以三百五篇当谏书”,将经典阐释与政治实践结合,契合齐地“经世致用”的学术传统;另一方面融合阴阳五行思想,开创“四始五际”之说,与齐地方术文化一脉相承(汉·班固撰,《汉书》卷八十八《儒林传》,中华书局1962年版,第3608页)。该学派由弟子夏侯始昌(东莱人)、后仓传承,至匡衡、萧望之达于鼎盛——夏侯始昌的“东莱籍贯”并非偶然,暗示轅固的学术活动与胶东地区(含栖霞)存在紧密的地域关联,为其故里在栖霞埋下学缘伏笔。

(二)政治实践:齐人身份的隐性印证

轅固的政治生涯两次凸显“齐人”特质:其一,景帝时与黄生辩论“汤武革命”,以“民贵君轻”立论,呼应齐地孟子学派的民本思想;其二,触怒好黄老的窦太后,被关进猪圈与猪搏斗,却得景帝暗助脱险,背后是景帝借齐地儒学制衡旧贵族势力的政治考量。武帝即位后,90岁高龄的轅固以贤良应征,却告诚公孙弘“务正学以言,无曲学以阿世”(《史记》卷一百二十一《儒林列传》,中华书局1959年版,第3122页),最终罢归故里专事授徒。此处“故里”虽未明指,但结合后世文献对其墓葬的记载,恰与栖霞(脰县)形成时空呼应。

(三)历史影响:风骨象征的地域归属

轅固的“革命论”为后世王安石、黄宗羲等改革家提供了思想资源,其“学术独立”精神成为中国士人“道高于势”的象征。而这一精神的地域根源,正需通过其故里——脰县(栖霞)的历史地理语境来解读。汉代脰县初属齐郡(《史记》成书时的行政区划),汉武帝后划归东莱郡(《汉书》记载行政区划),这种差异导致后世对轅固籍贯的表述存在分歧——《史记》称“齐人”是因早期归属,《汉书》亦称“齐人也”,后世经地名沿革考据推定其为东莱郡脰县人。

正因为轅固具有深远的文化影响与独特的名人效应,后世围绕轅固故里归属的争议始终存在——既有观点认为其故里在栖霞(脰县),也有说法指向桓台。而要厘清这一争议的核心事实,需依托“连续性、权威性”的文献传承来展开实证考证。

文献链实证 从唐至现代的栖霞籍贯记载谱系

判定古人籍贯,最核心的依据是“连续性、权威性”的文献传承。针对轅固的籍贯,自唐代起,国家级地理总志、省级通志、地方史乘及现代工具书形成了无断裂的证据链,均指向栖霞(脰县)。

(一)唐代奠基:《元和郡县图志》的墓葬定位

唐代李吉甫的《元和郡县图志》(中国现存最早的地理总志),首次将轅固与胶东地域直接关联起来。其卷十一《河南道七·登州·蓬莱县》载:“汉轅固,齐人,墓在县东北二十里。”(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卷十一,中华书局2008年点校本,第398页)。岱南阁丛书本(孙星衍校)亦将此内容载于“蓬莱县”条目下,符合唐代的政区划分——在唐代,今栖霞境属登州蓬莱县阳幢镇,尚未设县。李吉甫任唐代宰相后,主持编纂时参考秘阁档案,其记载应基于唐代尚存的更早文献。

清代《四库全书》中的《元和郡县志》(因原图佚失删“图”字)卷十一《河南道七·登州·栖霞县》,将“蓬莱县”改为“栖霞县”,载“汉轅固,齐人,墓在县东北二十里”(唐·李吉甫撰,《元和郡县图志》《四库全书》因图佚,题作《元和郡县志》)卷十一,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468册,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,第256页)。清代《四库全书》将“蓬莱县”改为“栖霞县”,此为后世以金代政区标注唐代地理,非李吉甫原文,属历史地理文献的常规整理手法(清·卢文弨《补元和郡县志序》载:“其散佚者,可由《太平御览》《玉海》辑补,地名沿革则以今溯古。”《抱经堂文集》卷四,中华书局1990年版,第57页)。

墓葬是籍贯的核心实物证据。在汉代“归葬故里”的传统下,轅固墓在蓬莱县(今栖霞)的记载,直接指向其故里为该地。

(二)宋元承续:《太平寰宇记》的位置确证

北宋乐史《太平寰宇记》进一步锁定了轅固墓的具体方位,日本藏宋刻本(元丰八年福州东禅等觉院刻)卷二十《登州·蓬莱县》载:“汉轅固墓在蓬莱县东北二十里。”(《太平寰宇记》宋刻本,日本枫山官库藏)

后世整理本改“蓬莱县”为“栖霞县”,此为用金代以后的政区名回溯标注宋代地域。如《太平寰宇记》四库本卷二十《登州·栖霞县》载:“汉轅固墓在栖霞县东北二十里。”(乐史撰,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461册,第527页)然而,此书记载远早于栖霞置县,此条目系清代编纂者用后世地名回溯标注。中华书局2007年点校本(以光绪金陵书局本为底本)卷二十《河南道二十·登州·栖霞县》条目下亦沿袭此记载:“汉轅固,齐人,治《诗》为博士,景帝时与黄生争论汤武革命,后归老于乡。墓在县东北二十里,今存。”(第398页)

结合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二十《登州·黄县》载“脰县,汉源县,省并牟平……东莱脰县有之罘山祠”(中华书局2007年点校本,第377页),以及汉代脰县辖今栖霞、福山一带的史实,可证实轅固“归老之乡”即脰县(今栖霞)。

元代于钦所纂《齐乘》作为现存最早的山东通志,其不同版本对“轅固墓”均有记载。虽存在细微差异,却恰恰反映了古籍在流传过程中的演变:

元至正原刻本(1351年刊刻)作为最接近作者于钦原笔的初刻,《齐乘》卷五《丘壑》明确记载“汉轅固墓在蓬莱县东北二十里”。此记载符合唐代政区(今栖霞属蓬莱县)。明嘉靖刻本(1564年杜思重刻)作为现存的可靠善本,忠实地保留了这一元代原貌。至清代,《四库全书》与乾隆胡德琳刻本(1781年)为适应后世地名,均将“蓬莱县”改为金代始置的“栖霞县”,作“汉轅固墓在栖霞县东北二十里”,属“以今标古”的整理手法。现代权威的《齐乘校释》(刘敦愿点校,中华书局2012年版)则通过严谨校勘,纠正了清代的改动,恢复了“汉轅固墓在蓬莱县东北二十里”的记载,成为当前学术研究的最佳依据。

(三)清代定论:《山东通志》的籍贯明载

清代考据学鼎盛。沈钦韩在《汉书疏证》卷八十八《儒林传·轅固生》条目下,针对《汉书》“轅固,齐人也”的记载,通过地名沿革考证指出:“齐有脰县,属东莱郡,今山东登州府栖霞县地。”(清光绪二十六年浙江官书局刻本《汉书疏证》卷八十八)《山东通志》也以多重证据确立轅固“脰县(栖霞)人”的身份:

1.籍贯明载:乾隆《山东通志》卷二十八《人物志·儒林》载:轅固,字子春,脰县人,以贤良征为博士。景帝时,与黄生争论汤武革命,以直谏忤窦太后,几死。武帝即位,复以贤良征,年九十余,对策称旨,拜清河太傅。今栖霞地也。(《四库全书》本,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版,总第471册,第623页)

2.墓葬佐证:宣统《山东通志》卷三十四《陵墓志》载:“轅固墓在栖霞县东北二十里。《太平寰宇记》云:‘墓在县东北二十里,今存。’元于钦《齐乘》亦载,今遗址犹存。”(1909年局刻本第23页)民国七年铅印本载:“汉轅固墓在栖霞县东北二十里。《太平寰宇记》云:‘轅固,脰县人。’元于钦《齐乘》亦载。按:栖霞县汉代属东莱郡脰县,轅固为齐人,而墓在此,盖晚年退居之地。”(民国七年铅印本,第12页)

清代朴学大师王先谦在《汉书补注》中有明确考订:“轅固,字子春,胶东国脰县人。”(清·王先谦,《汉书补注》,中华书局,1983年,卷八十八,第2562页)其结论结合《汉书·地理志》与光绪《文登县志》交叉验证,直接将轅固的籍贯与栖霞绑定。“轅固脰县人”,就是清代学者的考据结论。

(四)地方志与现代权威印证

明代万历《栖霞县志》(原书佚,康熙续修本胡璘序言引)载“汉轅固墓在县东北二十里”,这是地方层面最早的记载。后来《栖霞县志》延续记载,并将轅固列入“乡贤祠”;清代《登州府志》卷三十六《古迹》亦载“轅固墓在栖霞县东北二十里”(清·贾瑚修,乾隆七年刻本,第18页),形成“国家—省—府—县”四级文献呼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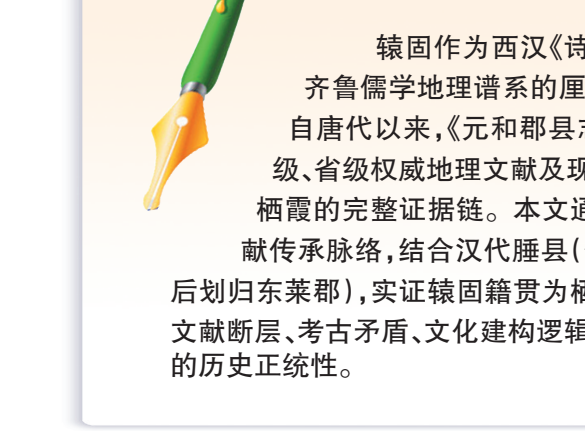
刘凤鸣(鲁东大学胶东文化研究中心主任、教授)的《胶东儒学地理考》一文通过历史地理与文献考证,明确支持沈钦韩的结论:“沈钦韩《汉书疏证》据《元和郡县图志》《太平寰宇记》等文献,考定轅固为齐脰县(今栖霞)人,其说可从。胶东地区(含栖霞)作为齐文化与儒学交融的核心区域,远古的学术活动与墓葬遗址均与此地域

特征吻合。”[《烟台师范学院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》2005年第1期,第11页—16页]王文楚(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学家)在《《太平寰宇记》山东地理辨证》一文中系统考证了《太平寰宇记》中山东地区的地理沿革,特别针对轅固籍贯问题指出:“沈钦韩《汉书疏证》据《元和郡县图志》《太平寰宇记》等文献,考定轅固为齐脰县(今栖霞)人。今栖霞县东北二十里有汉轅固墓,与沈氏所言吻合。”(《历史地理》第十五辑,1999年10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,第230页—256页)其在点校《太平寰宇记》时特别标注:“乐史原书卷二十载‘轅固墓在栖霞县东北二十里’,虽用宋代政区名,但结合《元和郡县图志》蓬莱县条目,可证其地即唐代蓬莱县阳幢镇(今栖霞)。”(中华书局2007年点校本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二十,第398页校勘记)

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《辞海》,对轅固籍贯的表述历经变化。早期版本如第三版(1979年)与第四版(1989年)均标注轅固为“西汉齐(今山东东部)人”,恪守《史记》《汉书》之旧说。至第六版(2009年),表述更新为“西汉齐郡脰县(今山东栖霞)人”,首次在权威工具书中采纳了基于后世文献考据的“栖霞说”。第七版(2020年)纸质本简化为“今山东栖霞人”,延续第六版核心结论,但省略了汉代政区沿革细节。轅固籍贯从“齐人”这一模糊概念具体化为“栖霞人”这一修订过程,可视为主流学界对“轅固故里栖霞说”这一基于千年文献链考据成果的采信和学术总结。

(五)历史地理补证:脰县与栖霞的辖属关联

汉代脰县初属齐郡(《史记》记载行政区划),汉武帝后划归东莱郡(《汉书》记载行政区划)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载“齐郡,秦置。属青州。县十二:临淄……脰”(汉·班固撰,《汉书》卷二十八上,中华书局1962年版,第1581页),证实脰县属齐郡,呼应轅固“齐人”身份;光绪《文登县志》载“秦齐郡脰县地……汉之脰则今福山县耳,栖霞亦其辖境”(清·吕昭蓂修,光绪二十三年刻本,卷一,第5页);民国《牟平县志》载“汉脰县止有今福山、栖霞县境”(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,卷二,第10页)。三者共同证实:今栖霞为汉代脰县核心辖地,轅固“脰县人”即“栖霞人”。



乏历史文献的直接支撑。例如,五贤祠始建于清代乾隆年间,且最初仅供奉鲁仲连、诸葛亮、苏东坡三人,轅固是1985年重修时才被加入,其依据可能源于民间传说而非可靠史料。

“桓台说”所依赖的论据多为清末民初的地方诗文(如《桓台诗钞》、王士祯《轅固里》),此类文献属于晚近的文化附会,其史料价值与唐代《元和郡县图志》、元代《齐乘》等早期官修地理总志不可同日而语。更重要的是,该说法存在长达千年的文献真空,完全不符合历史记载的连续性原则。一个关键的反证是:倘若轅固墓真在桓台,那么作为益都(今青州)人、居地距桓台仅百里的《齐乘》作者于钦,在实地考察和编撰方志时,绝无可能舍近求远,将轅固墓误记于千里之外的胶东地区。这从地缘角度进一步证实了“桓台说”的虚妄。

3.考古与纪念物的附会本质
桓台“轅固墓”遗址缺乏早期证据与考古支撑。
桓台县田庄镇汉墓经发掘确认为东汉晚期墓葬(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:《山东桓台县田庄镇汉墓发掘简报》,《考古》1999年第10期,第38页),而轅固生活于西汉早期(公元前2世纪),二者时间差超过300年,墓主不可能是轅固;墓葬中未出土任何与轅固相关的铭文、器物,仅为普通汉代贵族墓,墓主身份无法确认。可见,“轅固墓”称谓多属后世附会。此类“名人纪念冢”在全国普遍存在(如多地有“孔子晒书台”),实为地方文化符号的建构,而非历史真实。

(三)“桓台说”的成因:当代地方文化资源的争夺
“桓台说”的兴起,本质是当代地方文化资源开发的产物;桓台作为齐文化腹地,轅固作为“齐诗学”宗师,其文化符号价值显著。将轅固“绑定”为本地名人,可提升地方文化知名度、服务文旅产业——此动机虽可理解,但“文化建构”不能替代“历史真实”,更不应以割裂千年文献链为代价。

与“栖霞说”的千年文献链相比,“桓台说”是20世纪90年代后兴起的地方文化附会,其论据存在根本性缺陷,难以成立。

(一)“桓台说”的核心论据梳理
目前“桓台说”的支撑材料集中于三点:

1.“齐人”狭义解读:认为《史记》“齐人”特指齐郡核心区域(今淄博、潍坊一带)之人,而非泛指整个齐国(今山东大部分地区)之人。此说缺乏文献支撑,且与《史记》“齐人”的泛指用法相悖。2.《齐乘》记载:《齐乘》卷五《丘壑》载“汉轅固墓在蓬莱县东北二十里”。此记载符合唐代政区(今栖霞属蓬莱县)。3.《太平寰宇记》记载: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二十《登州·蓬莱县》载“汉轅固墓在蓬莱县东北二十里”。此记载符合唐代政区(今栖霞属蓬莱县)。

4.《元和郡县图志》记载: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卷十一《河南道七·登州·蓬莱县》载“汉轅固,齐人,墓在县东北二十里”。此记载符合唐代政区(今栖霞属蓬莱县)。

5.《太平寰宇记》记载: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二十《登州·栖霞县》载“汉轅固墓在栖霞县东北二十里”。此记载符合宋代政区(今栖霞属栖霞县)。

6.《齐乘》记载:《齐乘》卷五《丘壑》载“汉轅固墓在蓬莱县东北二十里”。此记载符合元代政区(今栖霞属蓬莱县)。

7.《太平寰宇记》记载: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二十《登州·栖霞县》载“汉轅固墓在栖霞县东北二十里”。此记载符合宋代政区(今栖霞属栖霞县)。

8.《元和郡县图志》记载: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卷十一《河南道七·登州·蓬莱县》载“汉轅固,齐人,墓在县东北二十里”。此记载符合唐代政区(今栖霞属蓬莱县)。

9.《太平寰宇记》记载: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二十《登州·栖霞县》载“汉轅固墓在栖霞县东北二十里”。此记载符合宋代政区(今栖霞属栖霞县)。

10.《齐乘》记载:《齐乘》卷五《丘壑》载“汉轅固墓在蓬莱县东北二十里”。此记载符合元代政区(今栖霞属蓬莱县)。

11.《太平寰宇记》记载: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二十《登州·栖霞县》载“汉轅固墓在栖霞县东北二十里”。此记载符合宋代政区(今栖霞属栖霞县)。

12.《元和郡县图志》记载: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卷十一《河南道七·登州·蓬莱县》载“汉轅固,齐人,墓在县东北二十里”。此记载符合唐代政区(今栖霞属蓬莱县)。

13.《太平寰宇记》记载: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二十《登州·栖霞县》载“汉轅固墓在栖霞县东北二十里”。此记载符合宋代政区(今栖霞属栖霞县)。

14.《齐乘》记载:《齐乘》卷五《丘壑》载“汉轅固墓在蓬莱县东北二十里”。此记载符合元代政区(今栖霞属蓬莱县)。

15.《太平寰宇记》记载: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二十《登州·栖霞县》载“汉轅固墓在栖霞县东北二十里”。此记载符合宋代政区(今栖霞属栖霞县)。

16.《元和郡县图志》记载: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卷十一《河南道七·登州·蓬莱县》载“汉轅固,齐人,墓在县东北二十里”。此记载符合唐代政区(今栖霞属蓬莱县)。

17.《太平寰宇记》记载: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二十《登州·栖霞县》载“汉轅固墓在栖霞县东北二十里”。此记载符合宋代政区(今栖霞属栖霞县)。

18.《齐乘》记载:《齐乘》卷五《丘壑》载“汉轅固墓在蓬莱县东北二十里”。此记载符合元代政区(今栖霞属蓬莱县)。

19.《太平寰宇记》记载: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二十《登州·栖霞县》载“汉轅固墓在栖霞县东北二十里”。此记载符合宋代政区(今栖霞属栖霞县)。

20.《元和郡县图志》记载: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卷十一《河南道七·登州·蓬莱县》载“汉轅固,齐人,墓在县东北二十里”。此记载符合唐代政区(今栖霞属蓬莱县)。

21.《太平寰宇记》记载: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二十《登州·栖霞县》载“汉轅固墓在栖霞县东北二十里”。此记载符合宋代政区(今栖霞属栖霞县)。

22.《齐乘》记载:《齐乘》卷五《丘壑》载“汉轅固墓在蓬莱县东北二十里”。此记载符合元代政区(今栖霞属蓬莱县)。

23.《太平寰宇记》记载: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二十《登州·栖霞县》载“汉轅固墓在栖霞县东北二十里”。此记载符合宋代政区(今栖霞属栖霞县)。

24.《元和郡县图志》记载: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卷十一《河南道七·登州·蓬莱县》载“汉轅固,齐人,墓在县东北二十里”。此记载符合唐代政区(今栖霞属蓬莱县)。

25.《太平寰宇记》记载: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二十《登州·栖霞县》载“汉轅固墓在栖霞县东北二十里”。此记载符合宋代政区(今栖霞属栖霞县)。

26.《齐乘》记载:《齐乘》卷五《丘壑》载“汉轅固墓在蓬莱县东北二十里”。此记载符合元代政区(今栖霞属蓬莱县)。

27.《太平寰宇记》记载: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二十《登州·栖霞县》载“汉轅固墓在栖霞县东北二十里”。此记载符合宋代政区(今栖霞属栖霞县)。

28.《元和郡县图志》记载: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卷十一《河南道七·登州·蓬莱县》载“汉轅固,齐人,墓在县东北二十里”。此记载符合唐代政区(今栖霞属蓬莱县)。

29.《太平寰宇记》记载: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二十《登州·栖霞县》载“汉轅固墓在栖霞县东北二十里”。此记载符合宋代政区(今栖霞属栖霞县)。

30.《齐乘》记载:《齐乘》卷五《丘壑》载“汉轅固墓在蓬莱县东北二十里”。此记载符合元代政区(今栖霞属蓬莱县)。

31.《太平寰宇记》记载: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二十《登州·栖霞县》载“汉轅固墓在栖霞县东北二十里”。此记载符合宋代政区(今栖霞属栖霞县)。

32.《元和郡县图志》记载: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卷十一《河南道七·登州·蓬莱县》载“汉轅固,齐人,墓在县东北二十里”。此记载符合唐代政区(今栖霞属蓬莱县)。

33.《太平寰宇记》记载: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二十《登州·栖霞县》载“汉轅固墓在栖霞县东北二十里”。此记载符合宋代政区(今栖霞属栖霞县)。

34.《齐乘》记载:《齐乘》卷五《丘壑》载“汉轅固墓在蓬莱县东北二十里”。此记载符合元代政区(今栖霞属蓬莱县)。

35.《太平寰宇记》记载: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二十《登州·栖霞县》载“汉轅固墓在栖霞县东北二十里”。此记载符合宋代政区(今栖霞属栖霞县)。

36.《元和郡县图志》记载: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卷十一《河南道七·登州·蓬莱县》载“汉轅固,齐人,墓在县东北二十里”。此记载符合唐代政区(今栖霞属蓬莱县)。

37.《太平寰宇记》记载: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二十《登州·栖霞县》载“汉轅固墓在栖霞县东北二十里”。此记载符合宋代政区(今栖霞属栖霞县)。

38.《齐乘》记载:《齐乘》卷五《丘壑》载“汉轅固墓在蓬莱县东北二十里”。此记载符合元代政区(今栖霞属蓬莱县)。

39.《太平寰宇记》记载: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二十《登州·栖霞县》载“汉轅固墓在栖霞县东北二十里”。此记载符合宋代政区(今栖霞属栖霞县)。

40.《元和郡县图志》记载: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卷十一《河南道七·登州·蓬莱县》载“汉轅固,齐人,墓在县东北二十里”。此记载符合唐代政区(今栖霞属蓬莱县)。

41.《太平寰宇记》记载: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二十《登州·栖霞县》载“汉轅固墓在栖霞县东北二十里”。此记载符合宋代政区(今栖霞属栖霞县)。

42.《齐乘》记载:《齐乘》卷五《丘壑》载“汉轅固墓在蓬莱县东北二十里”。此记载符合元代政区(今栖霞属蓬莱县)。

43.《太平寰宇记》记载: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二十《登州·栖霞县》载“汉轅固墓在栖霞县东北二十里”。此记载符合宋代政区(今栖霞属栖霞县)。

44.《元和郡县图志》记载: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卷十一《河南道七·登州·蓬莱县》载“汉轅固,齐人,墓在县东北二十里”。此记载符合唐代政区(今栖霞属蓬莱县)。

45.《太平寰宇记》记载: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二十《登州·栖霞县》载“汉轅固墓在栖霞县东北二十里”。此记载符合宋代政区(今栖霞属栖霞县)。

46.《齐乘》记载:《齐乘》卷五《丘壑》载“汉轅固墓在蓬莱县东北二十里”。此记载符合元代政区(今栖霞属蓬莱县)。

47.《太平寰宇记》记载: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二十《登州·栖霞县》载“汉轅固墓在栖霞县东北二十里”。此记载符合宋代政区(今栖霞属栖霞县)。

48.《元和郡县图志》记载: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卷十一《河南道七·登州·